

結 語

不確定的傳統與未知現代的糾葛

在我還是學生的1980年代前後，相對於世界反省現代建築均質空間所造成的疏離感已然進入尾聲，當時的臺灣卻仍處在對現代建築理解不透徹，又同時游離於臺灣現實在地環境之外，落入中國傳統空間的空論之中。如今，我在大學裡從事建築史的教學工作，很明顯地感受到臺灣大學的師生們對現代建築的不信賴，以及對傳統建築的保守封閉性有很強的依存感。我不禁思索，這樣的現象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

那時的臺灣，各處充斥著粗糙簡化的混凝土塊式建築，包括我在內的同儕學子們，都被學術界裡的前衛學者們所提出的批判現代建築論述所深深地吸引，如今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輕忽現代建築，似乎是受到這樣的風潮所影響。但是，隨著理解現代建築的重要性與意義，漸漸發現過去是在缺乏整體理解現代建築發展脈絡下，僅能作接枝式地移植當時批判現代建築的潮流，才埋下了後代學子無法正確理解現代建築真實意義的不正常現象的種子，而這可以從近來臺大校園興建校舍建築的論爭事件略知一二。

先是在1994年開始提案，卻在2018年的今天仍未能動工興建的文學院人文大樓。另一個則是社會科學院大樓（簡稱為「社科院大樓」），它是在2007年開始設計，2013年落成啟用。由於人文大樓基地位於學校的正門附近，也是椰林大道中心軸線的起點，以軸線兩旁具有統一的建築樣式而言，確實容易引起眾人對其影響臺大校園景觀的討論。只不過，常被提起並作為論述基礎之大道象徵的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到底是什麼？若是論及其所採用的，在建築裝飾藝術（Art Deco）脈絡下的仿羅馬樣式，是在創校當時深受19世紀盛行於美國布雜新古典主義影響的產物，既不是中國建築的傳統，更不是臺灣建築的傳統，也與臺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沒有太大的關連性。那麼，為何臺大師生會認為椰林大道是臺大的傳統與人文精神的象徵呢？

另一棟位於辛亥路旁的社科院大樓，由世界著名建築師伊東豐雄進行構思設計，他幾乎忽視了原徐州校區舊社會科學院建築樣式的延續，也未顧慮臺大師生熱情愛護的校總區中心軸線兩旁的建築樣式。但是，與上述人文大樓爭議相反，這裡的建築形式議題卻不是臺大師生與建築師辯證論爭的焦點。或許是由於其位址屬於臺大校園的邊陲地帶，並且在校園邊緣已有不少與前述仿羅馬樣式完全無關的大樓出現，臺大師生們不再以破壞臺大校園景觀為主要訴求，而是凸顯建築工安事件為抗議興建的著力點。就事件的本質意義而言，其實是臺灣對新的現代建築不信賴的表徵之一。

回顧建築史的發展，過去著重於建築外在形式，隨著近代建築的發展，開始注意到建築空間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建築的外在形式是具體可視的建築元素，較容易被知覺，就如同臺大師生注意椰林大道兩側的建築樣式。至於空間又可以被分為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內部空間，可以舉地下鐵車站空間為例來理解，雖然其在地下，但是因為種種的機能需求，而有形狀、大小與相互的連接等等空間特性。然而，正因為它在地下，所以在地表上並沒有外部形式的問題。外部空間與外在形式息息相關，一般指稱的就是由天體所籠罩，由地面所支撐，由建築外觀、街道、植栽、庭園等等所構成的外部空

間。現代建築通常要求建築能一體兩面地直接表露內部空間於外的形式。然而，就如同地下鐵車站，或是中國山西省、陝西省的窯洞，印度的早期佛教、印度教的洞窟，或是敦煌洞窟，除了表面的窟簷建築之外的窟體，其外部形式與內部空間完全無關，亦即，不存在所謂的外部形式。直至今日，大多數的人們仍然習慣將目光停留於建築外部形式，對於現代建築所追求的內、外空間互為一體的空間表現，並不熟悉清楚。

如同本書第5章所述，臺北帝大創校之後，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校園建築與校區範圍並無太大的變動。校園規劃起始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後來整個校園被編入日本臺北帝國大學（簡稱為「臺北帝大」）。最受矚目的，當屬起始於校門口，由西向東的椰林大道軸線，東邊的終點位於理農學部與文政學部對峙的南北向廣場，軸線長約300公尺，寬約70公尺，是一宏偉的大道。前文曾追溯臺北帝大校園是延續戰前日本國內帝國大學校園規劃的手法，而20世紀初期的日本大學校園，是以基督宗教會學校為始，並受到美國自19世紀以來的布雜新古典主義影響。美國新古典主義校園則又可以維吉尼亞大學校園為代表，雖然日本帝國大學無法如維吉尼亞大學那樣重視學院師生生活一體的教育理念，但是就單棟建築樣式而言，確實重視中央入口與左右對稱兩翼的外觀造型作法，這種造型可以再追溯到遠自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帕拉底歐主義，先是傳入英國，再經由英國、日本輾轉傳到臺灣，影響建築造型秩序。此外，它也確實受到20世紀前後現代藝術風潮，如裝飾藝術的影響，但仍然強烈表現了對稱、權威、保守的古典性格。

這種建築樣式主導著臺北帝大的校園風格，在戰爭快結束的前兩年，帝大也出現了代表現代主義的新建築，也就是近年因工學院綜合大樓的新建，原本計畫拆除但後來以歷史建築身分修復保存的舊機械系館。根據昭和18年（1943）《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所載，可知工學院的建置與建築物的興建始於1943年。當時設置了土木工程、電機工程與工業化學等學科。最早的工學院臨時辦公室被置於6號（農業綜合大樓）館與7號館（共同教學館），同時也逐漸興建工學院建築物與臨時性的教室。在民國36年（1947）的校園平面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學院新館（現今的舊機械系館）建築，可推想當時的土木、電機與工業化學等學科曾經進駐新館建築。

這棟建築的建築樣式與椰林大道兩旁的新古典主義仿羅馬樣式不同，它可被視為臺北帝大在創校之初，重視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而在日治末期開始重視工學部發展的重要轉折點之代表性建築。換言之，它是臺大工學院發展的起點，也可能是臺灣於世界性的近代工業革命發展之後，在學校環境裡唯一可表現工業技術的最早期建築。它雖與椰林大道兩旁或是臺灣的歷史主義建築樣式不同，但是它仍具有與其他建築相同的長條形、單邊走道，重視臺灣陽光照射與氣候條件下的建築。它不但在臺大校園建築史上，甚至臺灣建築史上都有其一定的意義。可惜的是，這棟建築雖然重要，卻沒有得到臺大師生的重視，最後還是由校外人士提報臺北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築，才得以保留極少部

分的外部牆面，而對現代建築發展重要意義的「內部空間」，卻注定了其將被摧毀的命運。

就在臺北帝大校園建築正要綻放現代主義建築芽苞之時，正好面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撤離臺灣，沒有多久，臺灣即成為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政權的唯一城堡，臺北帝大也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戰後的臺大校園繼續其東向的軸線發展，於1955年，在延長的軸線北邊，興建了工學院綜合大樓（現在的土木系館），1957年，在其南邊又興建了森林系館。這兩棟建築雖然已經開始使用垂直水平的量體方塊，不再使用拱窗、斜屋頂等具像的歷史主義樣式，但卻仍然維持左右對稱、強調中央入口與左右兩翼，持續其舊有的權威保守特質。換言之，臺大校園仍然維持並增強了戰前帝大椰林大道的權威保守性格。

繼續發展至60年代以後，正逢歐美國家反省現代建築之時，戰後來臺的中國人從歐美（特別是美國）帶回結合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主義樣式之中國現代建築設計手法，此時的臺大校園出現了如王大閔設計的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961），以及張肇康所設計的農業陳列館（1964）。前者最初的構想還是延續帝大時期所強調的軸線與權威的空間構想，在椰林大道端點振興草皮的東端，企圖興建可以整合延長的椰林大道端點建築，後來不知何種原因而沒有實現。然而，這種潛意識對軸線權威的崇拜，讓椰林大道足足延長了一倍有餘，對新古典主義而言，確實失去了其應有的空間緊湊張力，不過師生們似未意識到這個問題。

到了1970年代，王大閔似乎逐漸遠離現代主義建築的特質，即使是操作水平取向的建築，仍使得建築的厚重感越來越沉重，例如同為1977年完工興建的生物科學研究所大樓與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大樓。當時的臺大校園出現不少這類的建築，如1980年竣工的志鴻館等；它們已經失去原有建築的規律與所追求的目標，雖都屬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但是完全沒有現代建築應有的流動空間的特質，也沒有所謂的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有機關係。就如同生化館的建築形式，仍然維持中央左右對稱的保守性格，甚至還採用紅色面磚，企圖勾起人們對中國建築傳統的記憶。

經過戰後這種沒有外顯，但切實存在喜好軸線、崇拜權威的環境意志，終在1982年，由臺灣大學城鄉研究所夏鑄九為計畫主持人所進行的校園規劃中浮現。當時最重要的規劃手法是從椰林大道兩側的建築中，整理出規範新建築的準則，後來的建築在原有校園的廊道與中庭特質空間表現得不明顯，但在樣式上確實出現穿上制服的感覺，而其外在形式維持了從臺北帝大以來的校園特性也是不爭的事實，在此同時，保守、重視權威的特性因而殘留了下來。總結當時的校園規劃，在於企圖重新賦予過去三十年來潛意識延長的椰林大道軸線環境的張力，因此，從美國的維吉尼亞大學與臺中的東海大學以總圖書館作為軸線終結點的案例，給予臺大總圖書館置於椰林大道終端的正當性。然而，代價是必須承認其與現代圖書館有相當的落差，再者，要集中原典藏於各個院系所

方便使用的圖書，置放於總圖書館，而採用西方教堂／修道院的建築樣式與龐大的建築量體，匯聚來自各個方位的路線，總結於臺灣大學的椰林大道的終端點。

這樣活用日治時期的建築樣式，表面上似乎回應了60年代的現代建築不應只追求均質環境的反省，但卻缺漏了現代建築中普世共通的重要特質。簡而言之，這棟建築忽視了回應時代精神的責任。雖然能夠理解1982年的校園規劃致力於回應1928年，日本學自美國的布雜新古典主義所採用的仿羅馬樣式建築特徵，但是卻依舊維持或增強其軸線與建築的權威特性，興建在廣大校園環境的中心位置，讓圖書館的可及性變差，看不到作為邁向21世紀的新圖書館精神與新意義的建築特質。

就臺大校園建築而言，現代建築於1950、60年代以來開始重新找回地域歷史文化的反省，就如王大閔之於第一活動中心與張肇康之於農業陳列館，他們努力在世界共通均質性裡找回中國建築特質，其與1982年的校園規劃兩者都是反省現代建築思潮之下的作品群。然而，前者雖然遵照了現代建築的原則，其所主張的地域文化卻並非建築所在地具有生命的地域文化，而是失去中國多元複雜，被抽離生命，有如浮萍般失根的單一特性的「地域文化」。而後者雖然尊重了臺北帝大的校園特質，但是缺乏現代建築的精神，及其所在地臺北的地域風土文化之呈現。換言之，兩者都存在著缺落地點性的地域文化問題。

重新反省1970、80年代的臺灣，確實引進了當時美國批判現代建築的風潮，但卻缺乏對西方現代建築真實意義的理解，僅如同植物接枝式地移植批判現代建築的思潮，而沒有整體理解原有文化的母體大樹。再者，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華人世界，對中國建築的理解僅止於戰前梁思成等中國建築史前輩們所爬梳的宋朝《營造法式》，亦即對於結構、斗拱等項目的理解，對中國建築本質性的理解還有相當的距離，再加上受到蔣介石獨裁高壓的政治影響，自認中立的學術界對可能連結政治性主張的臺灣在地建築，有意識地保持疏離，甚至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引進了片面的批判現代建築思潮，也因此造成了今天對現代建築不信任的後續結果。

臺灣近代化過程沒有學習西方（外來）文化的階段，無法精確掌握對於西方文化及現代建築發展的脈絡，以及其進一步在1960年代展開對現代建築之批判，重新找回各地地域文化的意義。今天，我們知道在70、80年代臺灣社會菁英最為關心的「中國現代建築」論述，其實也只是主流西方世界所期待的具地方特色的現代建築而已，這些學者雖然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要，也掌握對西方世界發話權，但終究無法理解何謂有生命的地方歷史與地域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又出現以中國國族主義替代臺灣地域文化的風氣，學術界除了空論結合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但是對當時反省西方現代主義的潮流做片面接枝式的移植，也埋下後代學子們對現代建築深深地不信賴的種子。

當今思考臺灣未來的建築發展時，不能忘記我們並沒有經過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思想改革洗禮，只是幸運地在1960年代，也就是世界尊重地域歷史文化的背景下，讓中國

文化或是臺灣的傳統得到保留的正當性，但這也讓封建社會的弊病得以殘留。最具代表性的現象，就是臺灣建築師與建築評論所關心的，都偏重於官方色彩或是著名的大建築物，不但對庶民建築文化沒有興趣，即使如九二一地震對臺灣建築界的巨大衝擊也不關心。就如同2015年12月22日至翌年9月4日，由國立臺灣博物館所策劃，名為「夢幻博物城：一個現代性的尋夢計畫」的特展中，其所指的現代建築竟然都是日人建築師所興建的官廳建築或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公共建築，對於戰後的現代建築卻提列清一色的明清宮殿復興建築樣式建築，背離臺灣的地域文化實在太遠。

若以臺灣大學的建築為例，展望未來的建築發展，除了應該留意本身沒有經歷近現代革命洗禮而殘留的封建保守性外，未來的建築應呈現對在地文化的原住民與漢人歷史文化、日本殖民統治帶進來歷史主義與裝飾藝術影響的文化、19世紀末在美國發展的布雜新古典文化、戰後新移民所引進的現代中國建築文化，最後是面對21世紀新時代精神等特質的表現。就如同臺灣大學人文大樓的景觀論爭，雖有言論觸及應該尊重椰林大道中央軸線所象徵的臺大人文精神，但是卻很少人提起應該追溯日治時期所引進的美國布雜新古典主義，以及其所聯繫的西方大學校園建築的文化傳統，也沒有認真追溯非西方國家的日本引進西方文化的歷程。另外，不可理解的是，臺大師生沒有精確地探討椰林大道軸線、建築與廣場的建築環境意義，也未曾反省在地的地域文化，僅一味地用口號聲稱臺大的人文精神，殊不知對其背景若缺乏徹底的追究反省，就無法自覺臺大所繼承的椰林大道殘留下的保守、封建與權威的特質。

社科院大樓設計者伊東豐雄，曾在臺大校園規劃小組召集人林豐田、社科院彭錦鵬與交通大學劉育東等幾位教授前往東京委託設計時說過：「因為臺灣大學校園沒有現代建築，我來幫臺大設計一棟現代建築」。這讓我猛然驚覺，過去臺大校園建築的討論，確實缺少了表現現代精神的建築。伊東在2017年4月9日，由臺大藝文中心所舉辦的「建築師的回訪建築·空間·公共藝術」論壇裡，指出他在社科院大樓裡，用一條寬而長的廊道回應辛亥路的都市空間，也用一層樓的圖書館回應校內人性空間。因為臺灣的氣候環境，盡量利用自然光線，也讓微氣候的空氣可以穿透並自由地於整棟大樓流動。他還特別指出圖書館的設計採用螺旋狀的自然曲線，以決定柱子的位置和書架的排列型態，讓自然光線自柱間的縫隙漏下，創造在樹林裡讀書的環境氣氛。用這種自然成形的配置柱列，以改變過去人造的整齊列柱，讓空間多了許多自然的趣味。這些建築特質確實是過去臺大師生所不知道的空間特質與環境美學意識。

就如上述，過去主觀認為臺大校園深具自己的歷史傳統，但這條椰林大道究竟是象徵戰前日本殖民帝國為向南擴張領土，作為累積中國南方、東南亞熱帶地區的自然人文知識的據點，還是作為新興的日本帝國吸收歐美國家現代知識的堡壘，抑或是撤退自中國大陸，企圖追求不同於舊中國的現代中國精神的大學，又或者是轉化臺北帝大、經歷現代中國之後，再生的臺灣本土性大學？換言之，常被提及的「臺大歷史傳統」還沒

有明確的圖像。另一方面，當今的臺灣對現代建築仍然存有強烈的不信賴感，它起因於1970、80年代知識分子沒有正確理解現代建築的真諦，盲目急躁地引進其誤解的西方現代建築文化，這也埋下了我們無法正確理解西方自希臘羅馬古代以來，以至當今現代建築的遠因，也導致今天很難矯正對現代建築不信賴習性的後果。